

姑射山狂想曲

■ 姜義新 中華民國防癆協會第一胸腔病防治所兼任醫師

「呵——」

南郭子慕坐在椅上，挺直著腰，卻眯眼前傾著身，靠在桌緣。

「呵——」

這已經是他幾分鐘內第N次打哈欠了。

不是無聊，而是享受、懶洋洋的享受。

由著自己憊懶閒散的性子，選了這間偏鄉的衛生所棲身。幾個月下來，舒心歸舒心，偷偷養的嗜睡蟲卻日漸一日地肥碩起來，再也遮不住形跡，連上班時間也伸手伸腳起來。

「南瓜醫師！」診間門被推開，一顆頭探進來，是護理長孫桂枝：「一個病人，TB新案，玉潤帶過來的，她們還在做初診病歷……」

南郭子慕在心中對南郭家列祖列宗嘆上第一千零一次氣後，微睜眼，才剛上線啓用不久的診間醫令系統，螢幕上多出一條人名。

「上官燕？」

給女兒取這名字，這位小姐的爸爸恐怕還是個古龍粉吧，和他那個只是因為家住在南城門附近，就以南郭為姓的天兵一世祖有得拚呢！

「五十八歲女性，」朱玉潤操著珠圓玉潤的嗓子給他前情提要：「因為咳嗽幾個月不好、微燒，上月底跑到北都總醫院檢查才發現的新案。查痰三套中兩套塗片陽性，培養還沒出來。已經用藥兩星期了，治療前肝腎功能正常——因為去北都看病實在太遠了，所以我帶她過來……」

南郭點開螢幕人名後面的骷髏頭，召來胸部X光片：兩肺上葉有斑駁不勻的浸潤，右肺門附近較濃稠的病灶應該在後面是肺下葉，右上肺還有一個半大不小的空洞。

應該是肺結核沒錯吧，只是他一直好奇醫令系統安這個骷髏頭的聯想，是程式設計師一時的惡趣味，還是戳破紅粉骷髏的大徹大悟？

病人進來落座，頭梳得齊整，但中分髮際線兩道黑白涇渭分明，看來個把月紊亂的生

防癆雜誌

活步調讓女人也顧不上愛美這回事了。

「上官小姐，」他注意到她的兩道劍眉：「我看了你的X光片和檢驗報告，診斷應該沒有問題。這兩個星期吃藥還好嗎？」

「嗯，還可以——就是藥好多顆又大粒，每天早上都要吞好久。」

「呼吸道的症狀呢？沒有覺得人比較舒服一些？」他盯著她的眼睛。

「呃，咳嗽沒什麼進展，胃口變好些，食物變得比較好吃了。嗯，原本傍晚過後人會有些燥熱微溫的，現在沒有了，也不會夜裡醒來一身冷汗。」

民間常說的夜間盜汗，往往是午後微燒退燒後的表現——看來治療的效果還不錯，南郭點點頭，緊接著問：「小便什麼顏色？還會全身累累的沒有力氣嗎？」

「小便很紅，這兩天精神有好一些，但還是不如以前好好的時候……」上官燕囁嚅著：「醫生，我的病是不是傷到腎臟了？」

「沒事啦，那是藥物吸收的關係，不是血尿——別擔心你的腎功能，我們會定期追蹤的。」南郭順便交代：「今天會抽血，追蹤一下血球和肝腎功能。」

「還、還要抽啊？我在總醫院不是抽過？」顯然這位名字出自武俠小說的小姐，聽到抽血還是俠氣不起來：「我帶來的資料，你沒看到嗎？」

「那是吃藥前的身體狀況，我還需要吃藥後的檢驗結果，確認藥物沒有造成身體的傷害，才能放心繼續開藥給你。」

「喔——那藥能不能少一點，七顆實在是太多了！」

南郭打開護理師精心製作的藥品實物卡，每種藥個別放在夾鍊袋貼在活頁備忘卡上，指藥說明的時候，翻過來蓋過去很方便。

「你吃的藥其實有四種，這種小白藥是三顆……這個灰色的是兩顆……這個紅色膠囊兩顆……這個大顆白色的是三顆，所以一共是十顆。我們現在用的是三合一，把這個小白、這個紅色膠囊，還有這個大白三顆都合成一種藥，已經變少了——

「而且你平常感冒看醫生，一包藥少說也四五顆藥，一天三次合起來也有個十來顆——比起來，七顆其實不算多吧。」

南郭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自己要這樣和病人論斤稱兩起來，但為了讓患者心悅誠服地乖乖吃藥，也只好市儈一下。

「為什麼不把這落單的第四種藥也一齊摻進去？」

小姐！你以為這是「米糠摻黑糖」，和水揉一揉就成「黑藥丸」了嗎？

「做成三合一，已經製藥界很大的進展了，讓人等了多少年——當然，現在四合一的產品也已經核准上市了，不過——我們這裡還沒有……」



南郭瞬間感受到病人倒吸一口涼氣，哀怨的執念開始在診間暗潮洶湧……

小姐，這不是城鄉差距好嗎？連北都那間大橋邊歷史悠久的專科診所也沒有進這種四合一的藥哇！

「其實，藥沒有新舊之分，適合你的藥就是好藥。」

上官燕深思了一下，點了點頭：「那——今天的藥可不可以開久一點，我不能老是請假。」

「今天抽血的結果如果沒問題，下次回診我就開一個月的藥給你。」

* * *

姑射山是一個讓群山抱在懷裡的小鎮甸，到哪兒都還算方便，就是離北都遠。而醫師們——有本事的、沒本事的；賺大錢的、賺小錢的，幾乎都擠在北都。

這也是為什麼此時此刻的上官燕雖然身上奇癢難當，卻依然坐在這裡的原因。

「醫生，」她幾乎得咬緊牙關才能說出話來：「為什麼一吃你們給的藥，就開始全身發癢了？」

嘴裡說的還算客氣，但那兩道劍眉根本就已經在指控了。

南郭子慕沒理會這些，看了看露在衣服外面的片片紅斑，摻雜著一粒粒小小的丘疹，斜眼瞄了一下掛在牆上的水果月曆，細數一下日子。

「既然一吃我們的藥就開始癢，怎麼拖到今天才來？」

「你們不是說這藥不能停？會有抗藥性？」在醫師面前不敢發作的警屈怨氣一下子掀開鍋蓋，頓時診間一片煙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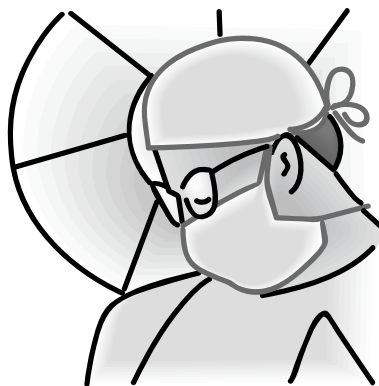
「可我也說過，吃藥除了小便紅紅人累累之外，有任何不舒服包括噁心嘔吐、吃不下、皮膚癢，都要提早回來，甚至打電話過來也行。」

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洩了氣的球緩緩飄下來，又開始搔抓。手指過處，留下一道道白白的皮屑和紅紅的抓痕。

「嗯，我先幫你打一針抗組織胺止癢——你沒開車或騎車吧——回去你馬上把指甲剪掉。我會開抗過敏的口服藥給你，明天開始，上次開的那兩種結核病的藥就都別吃了。」

「??」

「我得先確認這是結核藥物引起的皮膚反應。如果藥停了，皮膚漸漸不癢，那就表示很有可能是藥物引發的副作用……」



防癆雜誌

「萬一真的是藥物造成的，我這病怎麼辦？」

「還是可以處理的呀，就交給我們吧。」

「現在不吃藥，我的病惡化了怎麼辦？變成抗藥性怎麼辦？」

所以說，有時候把病人衛教得太成功好像也不是件什麼好事。

「別擔心啦，在我們的觀察下調整藥物，病情惡化和發生抗藥的機會都很低。不然咧，你現在癢成這個樣子，不先停藥，日子要怎麼過下去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事情發生了，解決就是了。其他不相關的事，就別想了。」

上官燕拿著處方箋默默起身，慢步踱向門口。南郭子綦瞥了一眼她爪痕猶新但還算平整的皮膚。

「是這兩天才癢起來的吧？」

是大四上理學檢查的第一堂課，老師在講台上的喟歎：

病人是不會對你說實話的——或是誇張、或只是部份的事實——情緒常常把記憶、意氣、與想像編織成病床邊的陳述，經由一遍又一遍的陳述，最後連本人都信以為真。

「可是，」這位白髮蒼蒼的心臟內科教授回過頭來看著所有的學生：「我們又花了多少時間去『聽』出真正的事實？」

* * *

上官燕花了兩個星期才再次踏進診間。其間她打了好幾通心急的電話，但都因為癢的症狀沒有完全消失而讓桂枝勸住了——當然，最後還是動員了南郭子綦，在電話裡確認她皮膚的狀況、安撫她的焦慮。

南郭仔細檢視了她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膚，放心地點點頭，拉開抽屜，拿出藥品實物卡：

「光從皮膚的症狀，我們無法判斷到底是哪一種藥造成你的過敏。所以，只能把這四種藥分開，一樣一樣地……」

「這樣還要浪費多少時間？！我的病還能再拖下去嗎？」

幾次的電話來往，大家都熟了，放下生分，插話好像也是蠻稀鬆平常的一件事。

「不然，你有什麼好法子？」南郭子綦乾脆離開電腦螢幕，靠上椅背，正面看向病人。

「……就不能把那些藥再吃回去嗎？」想到把藥分開，意味著更多顆的藥丸，上官燕的頭皮就開始發麻了。

「除非你認為這兩個星期的皮膚癢和這些藥沒有關係，不然，怎麼可能不癢回去呢？一旦癢起來，又要再花兩個星期等它……」

「難道沒有第二代的藥嗎？我知道你們開的抗生素都有什麼第一代、第二代……健保



給付的都是比較便宜的……」

「我們殺結核菌的藥沒有分世代，但的確是有第一線和第二線的區分，而且第二線的結核藥還真的貴很多，不過——」南郭乾脆掰起指頭細數：

「第一、二線的結核藥需要的種類和顆數比一線藥多很多。」

「第二、二線藥的副作用比一線藥大很多，還要每天打針，至少半年以上的時間。」

「第三，」南郭的笑容逐漸加深，在上官燕的眼中像極了一隻得意的狐狸：「二線藥的效果差很多，治療的時間至少要十八……」

「我不要這種第二代——呢、二線藥。」

「每種藥都有它適用的病人，藥不論一線二線，適合的藥就是好藥。」

察覺到南郭沒有絲毫的不耐，上官燕大著膽子，忍不住再為自己爭取一下：「難道不能把四種藥中比較不重要的先拿掉，或許就不會癢了。」

「我是可以拿掉其中一種藥，但是你不覺得風險沒有降低多少嗎？」南郭快忘了她只是一個病人：「而且，如果就此不癢也就罷了，萬一癢起來，不但還得從那三種藥試起，連這次沒吃的第四種藥，也不能保證絕對沒有問題。」

「??」病人的雙眼出現蚊香。

「我問你，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同時對兩種藥過敏，一個躲在那三種藥裡，另一個就是你這次沒用到的第四種藥？」

面對垂頭喪氣的上官燕，南郭子綦忍不住幫她打氣：

「我們這星期先試第一種藥，如果不會癢，下星期就試第二種藥。運氣好的話，你從下星期開始就用上了最重要的兩種藥，其實也沒耽擱多少時間呀。」

* * *

南郭子綦顯然運氣不好，第二天下午就在診間接到上官燕的電話。

「我昨天回到家後，照你的吩咐，就把那小白的藥一次吃三顆下去。今天早上覺得皮膚有點怪，但不是很確定，所以也吃了三顆。現在確定了！開始癢起來了！」

「不錯嘛！第一種藥就挑到會出問題的。那，從現在起，這小白的藥就不要再吃了……」

「還吃？！都癢死啦！」上官燕忍不住大呼小叫起來。

是誰昨天說運氣好都不癢的話下星期就可以用上兩種藥，怎麼今天又變成運氣不錯一試就癢？怎麼說都是他的話，這什麼醫生，怎麼跟個廟公算命的同一個樣？

「那你要不要來趟衛生所，再給你打一針止癢？」

「我還在上班呢！不能一直請假——你上次給的止癢藥我留了一排在辦公室，我先吃

防癆雜誌

看看好了。」

「好，如果受不了隨時打電話過來——記得，要等到都不癢了才回門診——我們還有藥要試。」

掛上電話，南郭靠上椅背，沉浸在看片箱白茫茫的燈光裡。診間一片安靜，也只有這種又小又老的冷門單位，才能維持這樣的醫病互動方式吧。護理師一手翻著檢驗報告，一手拿著話筒，打起電話、追著病人……

眯起眼，他看向窗外。要去家訪的朱玉潤，正走過庭院濃郁的樹蔭。前些日子她的頭被第倫桃的落果狠狠地砸了，一踏出門口就好好地戴上安全帽。

「這到底是什麼鬼地方呀！在北都逛街，都不用怕被什麼鬼東西砸到！」

「在這裡至少不會給噁心的冷氣水滴到。」桂枝冷冷地嗆回去。

南郭只是笑著。終究還是個孩子呀，有著貪戀，捨不得。

* * *

這次上官燕只花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坐在南郭子綦的面前。指著夾鍊袋裡的紅色膠囊，他開始照本宣科：

「回去以後，一次吃兩顆，一天一次。就像上次一樣，只要皮膚一癢……」

「我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吃兩顆？」

「??」南郭忍不住抬頭。

「我當然知道這藥要吃兩顆劑量才夠，不然會變成你們說的抗藥性——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不可以先從一顆開始吃，吃個三天，沒問題了再改成兩顆？」

當然可以！！

南郭子綦的眼睛簡直要放出光來了！！

官方出版的《診治指引》裡寫的就是這種三天加一顆的試藥程序，只是他一直想不透、不太能接受這種方法。於是，他開始試圖說服對手——哦不，是病人。

「我們試藥的目的，就是要找出搗蛋的藥然後把它踢掉，以後不要讓它來亂。你想，一次用足量的藥來試，不是比較快、比較容易測試出來嗎——還是，你想說慢慢加藥，身體比較有機會『適應』它，讓原本過敏的藥變得不過敏了？」

「不會嗎？」

「有些病是有減敏的治療方法，但療程一般都會拉得比較長，相形之下三天加倍的步調可能還是太快了些——為了避免造成抗藥性，我們試藥的程序也不可能一味地拖長時間。」

「其實，一開始我沒有想這麼多——我並不是要適應它。」上官燕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

「只是這兩次的皮膚過敏太可怕了，我希望，如果還會再癢，能夠緩和一些。」

我們總是能從病人的身上學到東西。南郭肅容危坐，答答答地打起病歷。

* * *

南郭子慕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三種藥的試藥程序，他的直覺是對的，上官燕的運氣還真是不錯，剩下的藥都沒有問題。

「這次真的可以開一個月的藥給你了。」他還記得第一次門診時許下的承諾。

「少了第一種藥，治療的時間還會是半年嗎？」

「呃……九個月，對，九個月。」有點狼狽的南郭在茫茫的記憶之海打撈，一面忙著回想《診治指引》那老太婆纏腳布般長達四大頁的處方建議表，一面對那位整死人不償命的治療章作者比出中指：要是落得在病人面前翻書，那會是多麼掉價的一件事？

「我們還要根據後續查痰和胸部X光進步的情形決定停藥的時間——不過，九個月是一定要的，就從我們開始試紅色膠囊的那一天起算。」

上官燕點了點頭，很淡定。這要是一個月前，她大概又要跳起來質問為什麼之前吃的都不算數。其實，直到今天，她也還不太能肯定，眼前這位慵懶散漫的醫師、這家有點暮氣的衛生所就是正確的選擇。但她可以確定的是，這段時間為了過敏、試藥的往返奔波，如果都是往北都的大醫院跑，對她的工作、家庭，絕對是一場災難。

「第一種藥，我是說那個會讓我皮膚癢的藥，真的就不能再吃回來了嗎？」

南郭看著她淡淡的臉，雙眉低伏，原本筆直的劍磨出微微向下的弧度。他溫言嘆道：

「再強再好，不適合的，就是沒有用的藥。」

也是啦，遇上了，就是遇上了。有時連什麼是正確的、什麼是適合的，都是一場不可能的尋尋覓覓。

「那就下個月見囉。」南郭子慕點開下位患者的資料——難得外頭還有病人候著。

上官燕低頭掏出小行事曆，眼尖的南郭看到她在回診日上畫了顆南瓜，還是工筆的……

於是，心中那第一千零二次的嘆氣，無力地湧現。

